

史通削繁

國學圖書局  
印行

史通削繁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

致字原作  
故字不誤  
梁武方撰  
通史故以  
其不經而  
載之小說  
耳  
遮字一作  
撫字是

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後石（原注）田融趙史謂勒涼蜀遼漢符氏兼之（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為秦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蜀錄。季特起兵。至勢降。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龍城號新宮。曰和龍。鮑子雋。取鄴。自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鮑。徙。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書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暉。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

陽我此符氏之兼漢南也而殷芸小說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  
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殷芸小說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  
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宜齋書錄解題耶鄧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  
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  
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帝廟未祧時避諱也蕭方等因學紀聞蕭  
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蕭方等方等為三  
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十  
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援梁書忠壯世子方矩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  
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元懷太子方矩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  
弟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書藝文志亦誤削等字父按隋書經籍  
志作蕭萬等則又謫方宋求漢事原注謂范唐徵晉語撰晉書市虎儲說  
為萬再誤萬為萬也宋求漢事原注謂范唐徵晉語撰晉書市虎儲說  
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楊王孫見品  
王信之夫蜀志伊籍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  
伊籍三國蜀志伊籍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  
之機捷類皆如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  
此權甚異之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  
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  
便具酒肉妻從之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  
御肉塊然復醉酒畢卓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畢卓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部也餘見書事篇

# 宋畧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

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裴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為藁草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鈐擇。豈非蕪濫者邪。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節。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倚撫云。

除徐傅官詔

宋書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

司徒改封南

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

亮悟旨曰臣

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

少帝廢亮至

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

腹心於到彦之

等深自結納太祖登祚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

郡公按太祖

即文帝也其二人除官元后哀冊齊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

詔沈書不載

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元后哀冊齊書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



知古二句  
出論衡謝  
短篇一物  
二句出陶  
宏景傳

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影廬。江目  
橋為地。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  
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𠵿俗之有  
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  
務存隱諱。重規德業。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  
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  
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姪。  
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  
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宏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  
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皇  
家修五代史。館中隆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  
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其北齊國史。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  
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  
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



同爐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處士王孫後漢書王孫正得祖意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其手

書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僕夫舍長按僕夫疑當作役夫左傳文公

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僕夫舍長元年潘崇曰享江羊而勿敬也

楚太子注商臣從之江羊怒曰呼役夫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為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為入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邳圯史記王沈世名涉既王故人為入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也東楚謂之徐廣曰沈者楚人謂多故為夥故天曰夥頭涉橋為圯史記留侯世家

船投錢唐亭住時令當送客出亭史記周圯傳殺我者諸館子宋書索虞傳

何物史記高祖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妻敬傳

東虜史記高祖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妻敬傳

所敗笑曰幾為虜唾史記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

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虜按我們所指皆東人也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

集韻們莫奔切今填詞家言俺們我們郭注漢書云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



老嫗斟酌。霍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古來感惜。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關右稱羌。注曰。監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正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道明。鮮子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迴。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聞逼膏肓。之病。按二臣。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傳言羌正指關右言。臣奴南請曰。奴與南有讐云云。下自釋云。羣下於其主。稱奴猶母姊。姊本作姊。正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逼淫有娠。太主上稱臣也。母姊。原王至閣。不得見。溫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太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正齊書。師人兒郎也。郭注。謂人眾。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朱墨所圖。塗通武定。魏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朱墨所圖。塗通武定。魏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河清。湛改元。河清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河清。湛改元。河清。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宏。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客氣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生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蘇綽詞令有晉之李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行臺丞自陽虎曰盡客氣也顛蘇綽詞令有晉之李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行臺丞自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柳虬史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柳虬史官牛宏見世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按字文氏事多見於王褒庾信等事又篇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圖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

### 隋書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叙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劉臻還宅隋書劉臻傳臻字宣掣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志有劉訥亦仕儀同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呼曰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王劭傳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呼曰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為僕從所嗽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責厨人厨人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獲之其專

### 雜說下

### 諸史

持論微有  
固意諱于  
元但主褒  
貶不論文  
章故也論  
其一家之  
學則所論  
可存若論  
意旨於行  
墨之外則  
更有說焉  
黃氏浦氏  
之評皆持  
平之論也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非所。分布失宜。則綵綯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荅羣臣者乎。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難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

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儼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鄺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公孫宏傳贊

此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謝靈運傳論其畧曰。六義所

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原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與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翰林補亡二句。原注。季充撰。翰林論。卿淵二句。龍才畧篇。僅通十字。

言文。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霍光無學。漢書。霍光傳。贊。光不

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霍光無學。學亡術。闇於大理。

鎮惡方馮異

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灊上迎武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

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渭濱思太公宋武

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宋書鄭鮮之傳帝少

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宋祖無學事軍旅不涉經學時

鮮之曰明公以時有慙慙南史裴昭明傳昭明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

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慙南史裴昭明傳昭明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

罷郡無宅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

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平頭上尾對語儷辭原注何元之梁典

記因學紀尹導之降而魏晉減安子世用羊祐之言而孫皓平稱議侯景高祖

日文叔得尹導之降而魏晉減安子世用羊祐之言而孫皓平稱議侯景高祖

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孫復何恨太清記曰溫子昇

後畧稱高祖曰得既不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太清記曰溫子昇

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

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徽天闢酸苦之極下傷

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

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南史陸厥傳厥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

相推轂汝南周顯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

蠡腰鶴鄰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

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蠡腰鶴鄰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

最辨如鄧叟聘其知辯並成大業鄺生自征伐定門下而縉紳之徒吃若周昌

更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期不奉詔文出荆州南史

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易太子然臣期不奉詔文出荆州南史

帝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

王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丙辰齊

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書成并部善圖識勸高洋受

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綬至書成并部善圖識勸高洋受

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按以年代殊為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伴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



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為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揚雄法言。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變而為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耶。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



杜元凱撰  
列女記此  
條當連上  
浦氏未及  
改正

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榆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鼃競長蛇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怨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為謬矣。

夏姬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昭王秦穆同時昭王當云平王即中左篇秦穆女為荆平晏嬰居宋景後齊傷槐行之女名靖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行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靖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靖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其可乎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世傳失實風俗通正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適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為惟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

人妾傳言進藥酒戰國燕策有達為吏者其妻私其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  
過其寶進藥酒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  
厄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  
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邾人其下文  
策與分餘光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列  
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伯奇化鳥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  
與夜也徐吾曰云無伯奇化鳥譏殺孝子伯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  
鳥鳴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  
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  
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有全書然則  
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問得者十有三篇然則  
所糾皆在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  
亡篇與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  
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本補注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  
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  
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懷羸郭注懷羸秦穆公女也初事  
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見列懷羸郭注懷羸秦穆公女也初事  
故曰失節後列女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仙鞭宓妃王訓  
傳不及妻晉文事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仙鞭宓妃王訓  
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鉤屈神原與彭賢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杜  
子雲校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鉤屈神原與彭賢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杜  
魄荆屍王訓故揚雄以蜀王本紀云彼洛神原與彭賢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杜  
父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妃化為鳥號望帝自以鴛鴦不離水至成其國禪之  
論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妃化為鳥號望帝自以鴛鴦不離水至成其國禪之  
所也漁父避俗時屈神女辯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神女辯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